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一回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嘔直言巡撫報黃堂

當時平白無端，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，正不知為了何事，未免吃了一驚。連忙起來到外面一看，原來船已到了上海，泊了碼頭，一班挑夫、車夫，以及客棧裡的接客伙友，都一哄上船，招攬生意，所以人聲嘈雜。一時母親、孀娘、姊妹都醒了，大家知道到了上海，自是喜歡，都忙著起來梳洗。我便收拾起零碎東西來。過了一會，天已大亮了，遇了謙益棧的伙計，我便招呼了，先把行李交給他，只剩了隨身幾件東西，留著還要用。他便招呼同伴的來，一點點交了帶去。我等母親、孀娘梳洗好了，方才上岸，叫了一輛馬車，往謙益棧裡去，揀了兩個房間，安排行李，暫時安歇。因為在海船上受了幾天的風浪，未免都有些困倦，直到晚上，方才寫了一封信，打算明日發寄，先通知繼之。拿到帳房，遇見了胡乙庚，我便把信交給他，托他等信局來收信時，交他帶去。乙庚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今晚長江船開，我有伙計去，就托他帶了去罷。」又讓到裡間去坐，閒談些路上風景，又問問在家耽擱幾天。略略談了幾句，外面亂烘烘的人來人往，不知又是甚麼船到了，來了多少客人。乙庚有事出去招呼，我不便久坐，即辭了回房。對母親說道：「孩兒已經寫信給繼之，托他先代我們找一處房子，等我們到了，好有得住。不然，到了南京要住客棧，繼之一定不肯的，未免要住到他公館裡去。一則怕地方不夠；二則年近歲逼的，將近過年了，攪擾著人家也不是事。」母親道：「我們在這裡住到甚麼時候？」我道：「稍住幾天，等繼之回了信來再說罷。在路上辛苦了幾天，也樂得憩息憩息。」

孀娘道：「在家鄉時，總聽人家說上海地方熱鬧，今日在車上看看，果然街道甚寬，但不知可有甚麼熱鬧地方，可以去看看的？」我道：「姪兒雖然在這裡經過三四次，卻總沒有到外頭去逛過；這回喜得母親、孀娘、姊妹都在這裡，憩一天，我們同去逛逛。」孀娘道：「你姊妹不去也罷！他是個年輕的寡婦，出去拋頭露面的作甚麼呢！」姊妹道：「我倒並不是一定要出去逛，母親說了這句話，我倒偏要去逛逛了。『女子不可拋頭露面』這句話，我向來最不相信。須知這句話是為不知自重的女子說的，並不是為正經女子說的。」孀娘道：「依你說，拋頭露面的倒是正經女子？」姊妹道：「那裡話來！須知有一種不自重的女子，專歡喜塗脂抹粉，見了人，故意的扭扭捏捏，躲躲藏藏的，他卻又不好好的認真躲藏，偏要拿眼梢去看人；便惹得那些輕薄男人，言三語四的，豈不從此多事？所以要切戒他拋頭露面。若是正經的女子，見了人一樣，不見人也一樣，舉止大方，不輕言笑的，那怕他在街上走路，又礙甚麼呢。」

我母親說道：「依你這麼說，那古訓的『內言不出於閫，外言不入於閫』，也用不著的了？」姊妹笑道：「這句話，向來讀書的人都解錯，怪不得伯母。那內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並不是泛指一句說話，他說的是治家之道，政分內外；閫以內之政，女子主之；閫以外之政，男子主之。所以女子指揮家人做事，不過是閫以內之事；至於閫以外之事，就有男子主政，用不著女子說話了。這就叫『內言不出於閫』。若要說是女子的說話，不許閫外聽見，男子的說話，不許閫內聽見，那就男女之間，永遠沒有交談的時候了。試問把女子關在門內，永遠不許他出門一步，這是內言不出，做得到的；若要外言不入，那就除非男子永遠也不許他到內室，不然，到了內室，也硬要他裝做啞子了。」一句話說的大家笑了。我道：「我小時候聽蒙師講的，卻又是一樣講法：說是外面粗鄙之言，不傳到裡頭去；裡面褻褻之言，不傳出外頭來。」姊妹道：「這又是強作解人。這『言』字所包甚廣，照這所包甚廣的言字，再依那個解法，是外言無不粗鄙，內言無不褻褻的了。」

我道：「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這總是古訓。」姊妹道：「這是從形跡上行教化的意思，其實教化萬不能從形跡上施行的。不信，你看周公制禮之後，自當風俗不變了，何以《國風》又多是淫奔之詩呢？可見得這些禮儀節目，不過是教化上應用的傢伙，他不是認真可以教化人的。要教化人，除非從心上教起；要從心上教起，除了讀書明理之外，更無他法。古語還有一句說得豈有此理的，說甚麼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，這句話，我最不佩服。或是古人這句話是有所為而言的，後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，豈不是誤盡了天下女子麼？」我道：「何所為而言呢？」姊妹道：「大抵女子讀了書，識了字，沒有施展之處，所以拿著讀書只當作格外之事。等到稍微識了幾個字，便不肯再求長進的了。大不了的，能看得落兩部彈詞，就算是才女；甚至連彈詞也看不落，只知道看街上賣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詞俚曲，鬧得他滿肚皮的佳人才子，贈帕遺金的故事，不定要從這個上頭鬧些笑話出來，所以才有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的一句話。這句話，是指一人一事而言；若是後人不問來由，一律的奉以為法，豈不是因噎廢食了麼？」我母親笑道：「依你說，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？」姊妹道：「初讀書的時候，便教他讀了《女誡》、《女孝經》之類，同他講解明白了，自然他就明理；明了理，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礎；然後再讀正經有用的書，哪裡還有喪德的事幹出來呢。兄弟也不是外人，我今天撒一句村話，像我們這種人，叫我們偷漢子去，我們可肯幹麼？」孀娘笑道：「呸！你今天發了瘋了，怎麼扯出這些話來！」姊妹道：「可不要這麼說。倘使我們從小就看了那些淫詞豔曲，也鬧的一肚子佳人才子風流故事，此刻我們還不知幹甚麼。這就是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』了。」孀娘笑的說不上話來，彎了腰，忍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這丫頭今天越說越瘋了！時候不早了，姪老爺，你請到你那屋裡去睡罷，此刻應該外言不入於閫了。」說罷，大家又是一笑。

我辭了出來，回到房裡。因為昨夜睡的多了，今夜只管睡不著。走到帳房裡，打算要借一張報紙看看。只見胡乙庚和一個衣服襤褸的人說話，唧唧囁囁的，聽不清楚。我不便開口，只在旁邊坐下。一會兒，那個人去了，乙庚還送他一步，說道：「你一定要找他，只有後馬路一帶棧房，或者在那裡。」那人逕自去了。乙庚回身自言自語道：「早勸他不聽，此刻後悔了，卻是遲了。」我便和他借報紙，恰好被客人借了去，乙庚便叫茶房去找來。一面對我說道：「你說天下竟有這種荒唐人！帶了四五千銀子，說是到上海做生意，卻先把那些錢輸個乾淨，生意味也不曾嘗著一點兒！」我道：「上海有那麼大的賭場麼？」乙庚道：「要說有賭場呢，上海的禁令嚴得很，算得一個賭場都沒有；要說沒有呢，卻又到處都是賭場。這裡上海專有一班人靠賭行騙的，或租了房子冒稱公館，或冒稱什麼洋貨字號，排場闊得很，專門引誘那些過路行客或者年輕子弟。起初是吃酒、打茶圍，慢慢的就小賭起來，從此由小而大，上了當的人，不到輸乾淨不止的。」我道：「他們拿得准贏的麼？」乙庚道：「用假骰子、假牌，哪裡會不贏的！」我道：「剛才這個人，想是貴友？」乙庚道：「在家鄉時本來認得他，到了上海就住在我這裡。那時候我棧裡也住了一個賭棍，後來被我破破了，回了那賭棍，叫他搬到別處去。誰知我這敵友，已經同他結識了，上了賭癮，就瞞了我，只說有了生意了，要搬出去。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裡，後來就輸到這個樣子。此刻來查問我起先住在這裡那賭棍搬到那裡去了。我那裡知道呢！並且這個賭棍神通大得很，他自稱是個候選的郎中，筆底下很好，常時作兩篇論送到報館裡去刊登，底下綴了他的名字，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個讀書人。他卻又官場消息極為靈通，每每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的，他早知道了，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場中的紅人。他同這班賭棍通了氣，專代他們作引線。譬如他認得了你，他便請你吃茶吃酒，拉了兩個賭棍來，同你相識；等到你們相識之後，他卻避去了。後來那些人拉你入局，他也只裝不知，始終他也不來入局，等你把錢都輸光了，他卻去按股分贓。你想，就是找著他便怎樣呢？」我道：「同賭的人可以去找他的，並且可以告他。」乙庚道：「那一班人都是行蹤無定的，早就走散了，那裡告得來！並且他的姓名也沒有一定的，今天叫『張三』，明天就可以叫『李四』，內中還有兩個實缺的道、府，被參了下來，也混在裡面鬧這個頑意兒呢。若告到官司，他又有官面，其奈他何呢！」此時茶房已經取了報紙來，我便帶到房裡去看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，我方才起來梳洗，忽聽得隔壁房內一陣大吵，像是打架的聲音，不知何事。我就走出來去看，只見兩個老頭子在那裡吵嘴，一個是北京口音，一個是四川口音。那北京口音的攬著那四川口音的辮子，大喝道：「你且說你是個甚麼東西，說了饒你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提起手要打。那四川口音的說道：「我怕你了！我是個王八蛋，我是個王八蛋！」北京口音的道：「你應該還我錢麼？」四川口音的道：「應該，應該！」北京口音的道：「你敢欠我絲毫麼？」四川口音的道：「不敢欠，不敢欠！回來就送來。」北京口音的一撒手，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。北京口音的冷笑道：「旁人恭維你是個名士，你想拿著

名士來欺我！我看著你不過這麼一件東西，叫你認得我。」

當下我在房門外面看著，只見他那屋裡羅列著許多書，也有包好的，也有未曾包好的，還有不曾裝訂好的，便知道是個販書客人。順腳踱了進去，要看有合用的書買兩部。選了兩部京版的書，問了價錢，便同他請教起來。說也奇怪，就同那作小說的話一般，叫做「無巧不成書」，這個人不是別人，卻是我的一位姻伯，姓王，名顯仁，表字伯述。說到這裡，我卻要先把這位王伯述的歷史，先敘一番。

看官們聽著：這位王伯述，本來是世代書香的人家。他自己出身是一個主事，補缺之後，升了員外郎，又升了郎中，放了山西大同府。為人十分精明強幹。到任之後，最喜微服私行，去訪問民間疾苦。生成一雙大近視眼，然而帶起眼鏡來，打鳥槍的準頭又極好。山西地方最多雕，他私訪時，便帶了鳥槍去打雕。有一回，為了公事晉省。公事畢後，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來。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，遇了一個人，大家談起地方上的事，那個人便問他：「現在這位撫臺的德政如何？」伯述便道：「他少年科第出身，在京裡不過上了幾個條陳，就鬧紅了，放了這個缺。其實是一個白面書生，幹得了甚麼事！你看他一到任時，便鋪張揚厲的，要辦這個，辦那個，幾時見有一件事成了功呢！第一件說的是禁煙。這鴉片煙我也知道是要禁的，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說禁煙，出告示也說禁煙，下札子也說禁煙，卻始終不曾說出禁煙的辦法來。總而言之，這種人坐言則有餘，至於起行，他非但不足，簡直的是不行！」說罷，就散了。

哈哈！真事有湊巧，你道他遇見的是什麼人？卻恰好是本省撫臺。這位撫臺，果然是少年科第，果然是上條陳上紅了的，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，便盡情張致。第一件說是禁煙，卻自他到任之後，吃鴉片煙的人格外多些。這天忽然高興，出來私行察訪，遇了這王伯述，當面搶白了一頓，好生沒趣！且慢，這句話近乎荒唐，他兩個，一個是上司，一個是下屬，雖不是常見面，然而回起公事來，見面的時候也不少，難道彼此不認得的麼？誰知王伯述是個大近視的人，除了眼鏡，三尺之外，便僅辨顏色的了。官場的臭規矩，見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鏡的，所以伯述雖見過撫臺，卻是當面不認得。那撫臺卻認得他，故意試試他的，誰知試出了這一大段好議論，心中好生著惱！一心只想參了他的功名，卻尋不出他的短處來，便要吹毛求疵，也無處可求；若是輕輕放過，卻又嚥不下這口惡氣，就和他無事生出事來。

正是：閒閒一席話，引入是非門。不知生出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